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吳也仙

吳也仙，錢唐世家女也。父為江蘇某邑令，頗有政聲。既罷任，遂寄家吳中。居鄰滄浪亭，頗有泉石花木之勝。女於春秋佳日，月夕花晨，輒往遊覽。時遊人不來，景尤清絕。女時倚竹哦松，聊自消遣。臨流顧影，輒寄遐思。家有可吟樓者，女之所居也。小樓三楹，陳設頗雅，明窗几，不著纖塵，鼎彝圖畫，位置得宜，入其室者，疑非凡境。鄰有三逕生者，亦宦家子，字伯詡，號蘧庵。年未弱冠，而詩古文詞已卓然異人。與女本有葭莩親，恒以戚誼，時相往來。女亦出見無所避。生至，每執經問字，賞奇析疑，習以為常，家人亦不之異也。女與之唱和甚密，詩中之意，輒以白頭相約，或指白水以訂盟，或望青山而偕隱，時有流露於不自覺者。女與生有密誓：此生苟不得成伉儷，終身勿復嫁娶。顧生家資亦非充裕，父母均在堂，姻事勢不得自由。女亦知其難，惟素志已堅，此心不改，事之成否，一聽之天而已。四月□四日相傳為神仙誕日，閭門有呂仙祠，士女傾城往觀，女亦約生買舟偕行。既登岸，小步廊廡間，遊人絡繹，甚囂塵上，不堪駐足。轉至後殿，見男女祈籤者，往來如梭織。女心動，亦俯伏跪而祈焉。持筒未搖，即已有一籤跳出。執籤就兩壁間覓之，旁立一羽士，疏髯古貌，神采特異，即舉籤訣示焉，句云：

落盡殘紅菡萏秋，荻花楓葉足勾留。

湖山畢竟家鄉好，一片煙波葬莫愁。

女沈吟默誦，弗解其意。羽士曰：「此了卿五百年前緣分時也。」女悚然異焉，方欲語生詢其由，而羽士轉瞬已杳。女於舟中為生話其狀，並索生解。生愀然不悅，曰：「此非佳讖也。以籤語末句觀之，此生結局當在水雲鄉里。然仙語隱而不顯，從無如是之明白昭示者也。且待他日，當有奇驗。」

女父之離任也，以催科不力，讞獄失人，至是以誤罷官。宦橐蕭然，無所幹旋，不得已束裝作歸計，因即挈眷回浙。女得此耗，涕泣不食者累日，告生曰：「事急矣！計何所出？」生欲稟於父，擬遣媒妁往求，先告之母。母不可，其議遂沮。蓋母有族姊妹之女曰碧雯者，年甫及笄，明眸善睐，冶豔絕世，兼通書史，亦嫻吟詠，閭間以才女稱，母意欲為生娶，已與族姊有成說。至是聞生言，遂謀之父，為之聯姻，而生不知也。女歸，生忽忽如有所失。相約彼此詩筒互相郵寄，故形跡雖睽隔，而消息常通，作兩地之神交焉。

女家在湖口，雙扉臨水，湖光山色，日夕相對。刺繡之暇，拈弄筆研，新詩既就，寫於蠻箋，遠近傳觀，稱為絕調。女貌既妍麗，才又超於儕輩，鄰家姊妹，無不嘖嘖歎異。時有城北徐公者，賈人子也。夙號素封，坐擁厚資。居恒惟知呼盧喝雉，鬥雞走狗，並不識一丁字，自頂至踵，絕無雅骨。聞女名，遣冰人為請，謂：「姻事若成，當出資代君捐復，富貴不難致也。」女父以其言鄙，斥絕之。無何，女父以感寒疾卒，女益無所依。父死，喪中諸費，悉貸之戚串，家日落。賈人子復伸前說，女母竟許焉，蓋女非其所出也。於是女之死志決矣。時在光緒癸未秋八月也。

生聞女父死，請於父母，將往弔唁。止之，不果行。旋又知女締姻賈人子，歎曰：「此必非其志也，彼必有以報我。」生之議婚於碧雯也，女母詢之生家減獲而知之，輒告於眾，故使女聞之。女默計「生情深若此，必不負我，人言未可信也」。俄而嫁有日矣，女曰：「即死於義，亦當從容畢命，勿使齷齪男子觸我潔體！」夤夜起，結束密紉上下衣，淡妝素服，一如平時。遂作絕命詞兩首，書一函，托鄰家姊妹寄生吳中，而自投西子河以死。嗚呼！如也仙者，固女子之癡於情者也。其詩曰：

家住西湖斷橋北，綠楊深處有柴門。

梨花落盡春歸去，只恐詩狂哭斷魂。

欲洗心中一片愁，斷橋風雨冷孤樓。

看儂吸盡西湖水，水不流時淚自流。

其書云：

姑蘇台畔，遽唱驪歌；西子湖邊，徒深鶴望。淚雙流而難制，腸一日以空回。既東勞西燕之分飛，復春蝶秋之永曠。時乎不再，命也何如！猶憶曩者花間聯句，月下論文，射覆鐙紅，藏鉤酒綠，既已哀懷之纏綿，亦復情韻之纏綿。此時歲月，忽忽過之，而不知遂有今日也。一別之後，迴隔人天，空有此心，曠難復面。不謂世事難知，人心叵測，靜中劫至，暗裡魔生。一家謠詠，空開堂北之萱；半夜團樂，怕見窗西之月。鄙彼登徒，空陳錦幣；飛來沙叱，欲下鏡台。已千悲萬恨之難消，乃五角六張之齊至。忽爾日光不照，椿蔭遽摧，痛欲忘身，報難糜體，所以苟延日月者，冀欲一見郎君，剖明心跡耳。孰意刮地塵沙，勢已逼而復縱；妒花風雨，力初止而旋催。「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」事已至此，惟有一死。寒波百尺，難洗餘愁；錦浪千重，任埋我骨。生前已了，身後何知！昔日仙詞，今成讖語，豈不哀哉！嗟乎，郎君！形跡雖睽，精誠無間。殘魄縱淪於土壤，癡魂飛越乎關山。了一千里外之相思，完五百年前之夙願，在斯時矣！勿謂生離死別，終屬渺茫；從茲天上人間，長相依傍。嗟乎，郎君！知得此書，肝腸裂矣。郎如念妾，三杯濁酒，一炷清香，日奠妾於梅花之下，妾魂魄自當夜夜來也。

女生前所作曰《可吟樓詩存》，凡若干卷，世之覽之者，無不哀其志而悲其遇焉。余友嚴君紫縵得其遺詩，為之作序云：

昔魯連鄙秦，寧甘蹈海；鮑焦潔己，不辭淪淵。何則？抗高志於吉濁，恥屈體於齷齪也。雖然，鬚眉之負氣，不如巾幗之專情也；汨羅之牢愁，非若娥江之香豔也，則如也仙女史目沈一事，有可述矣。女史居越王峰前，西子湖畔，水木明瑟，岡巒秀奇。春冶秋明，攬入河陽之畫；澹妝濃抹，擬若若耶之娃。惟靈秀所獨鍾，乃婉孌而是萃。靈胥潮鼓，或水仙本是前生；恨海通，將少女因而入夢。而況絳仙家世，蘇小鄉親，賦茗誦花，生有夙慧，薰香摘豔，小便工愁。以掃眉之才人，作不櫛之進士，只宜織女，留配黃姑，儻非陳思，敢求逸女乎？方其隨宦鴻城，寄家鶴市，有某生者，以益陽之清繫，為吳下之雋才。溫太真與有舊姻，元微之遂留保護。然而守身如玉，印臂有砂，雖贈錯而報瓊，實發情而止禮。蓋牆頭窺宋，鄰女幸尚無夫；而台上逢羅，使君早已有婦也。既而一舸賦歸，兩地曠隔，郵筒往復，錦囊聯駢。重踏馮青之墳，不忘蔣詡之逕。楊容華款中之散，和灰可吞；崔雙文別後之詩，因郎而瘁。聽蟲鳴而腸斷，望雁影而神飛。雖結習未除，亦鍾情特擊矣。而乃才撒甘棠之陰，旋失大椿之庇。問後堂慈竹，筍本異生；指春風天桃，蘿偏誤施。鳩媒謠詠，鴛譜乖張。妻疥者之駱駝，屈才人於斷養，此即小家碧玉，猶且羞嫁汝南；矧以天上常儀，而肯終隨窮羿乎！於是痛心百結，愁腸九回，不惜蛾眉，痛辭魚腹。金牛波渺，洛妃之羅襪凌虛；白馬神來，瀨女之浣裙增痛。愛河不涸，情海常流。嗚呼！井是雙投，段家橋猶留香塚；花能一笑，邯鄲道空約瑤宮。此臨濟所以有阻渡之風，精衛於以有銜冤之石也。而或者謂彼輕生，責以大義，謂相憐相愛，鶼鶼無翼而不飛；況非節非貞，鴻有毛其何重。事誠不可為訓，情則可以相原。蓋難轉者，匪石之心；矢死者，靡他之節。故書詞粉壁，雖嚴命而可違；髦柏舟，呼天只而不諒。方寸物未能掬示，□年貞猶幸終完。且女史之死，亦其母有以致之矣。向使畫屏慎設，愛珠高擎，窗開選婿之明，幕有牽絲之美，則長安眉賦，或如京兆風流；王氏鏡台，得遂老奴狡獪。有情都成眷屬，好事無過檀樂，亦何至相彼流泉，輕於一擲哉！嗟嗟！昔三年，息媯終非節婦；射雉一晒，賈妻恥配丑夫。駟僮下材，桑榆蓄怨，化離失所，谷嘯懷。與其末路空傷，無若清流早喪矣。今者遺編猶在，傳遍金閨，絕命堪憐，空留玉屑。請歌一闕，亦聊當招魂之篇；倘轉三生，莫再作有情之物。

生既得詩與書，知女以身殉己，痛不欲生。生父母知之，使其友朋勸導百端，終不可解。因急謀完婚，藉紓其悲鬱。生謬謂父母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哀亦何益。惟欲聊盡區區之情，至抗一觀其葬所，則我願已畢，我事亦了矣；然後歸來就婚，亦未晚也。」父母信其言，令老僕伴生行。既至，知女已葬於孤山之麓，親往弔奠，哭幾失聲，淚盡而繼之以血，老僕掖之始起。歎曰：「和靖先生一生妻梅子鶴，清節可風，殆有所遇而然耶？是誠世之一往情深者也！」舟及中流，忽謂老僕曰：「我不歸矣。善語高堂，勿以

我為念。我死，當與合葬。」一躍入湖。明日得其屍於孤山之北，距女墳不過百許步。請於女母而合瘞焉。清風明月之夜，時見生與女徘徊梅花樹下，彷彿生時。